

月令廣義

雲



月令廣義統紀

堯聖王治天下於天時尤重慎自軒轅命大撓作甲
子曆虞曆象日月星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虞始受
歷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乃畀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故甘誓之誅以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爲稱首而
羲和昏迷天象孔子欲言夏禮而杞不足徵曰行夏
之時或曰時夏小正之屬而月令主夏時周天子常
以季冬正歲季以序事頒於官府都鄙頒來歲十二
月之令於諸侯諸侯再拜廟受而藏諸漢宣帝時丞

相魏相數采明堂月令論奏之其言曰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
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
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
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
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
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
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春行秋令是也秋興震治則華冬
興離治則洩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

之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
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
序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
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教不
違禮讓可興夫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
飢寒在身則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蓋陰陽者
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法天地而觀于先聖也成哀闢政益衰下
公卿奏請多違時令後漢明章大臣魯恭陳寵之倫

亦各條月令以爲言迨魏晉六代舉而不精唐貞觀中復修四時讀令之制命有司因禮記月令文以時增損月讀之玄宗命定爲禮記首篇講官以每月朔奏讀一篇易名時令四孟輒親迎時氣至宋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時令別行詔撰宋時令復不果行明興特置四輔秩正三品規模至弘遠矣夏小正月令傳曰陰陽生物之序王事之倫莫大于月令蓋昉于夏時及周而大備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月各冠其篇曰十二月紀漢戴聖記禮

四十七篇因取爲第四篇淮南王安所取篇第亦同
故蔡邕以爲今編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
淮南作皆非也古紀侯之書周有時訓易緯有通卦
驗管敬仲有時訓鴻烈有時則同異互出大抵宗夏
小正而詳焉

函史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
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
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

甚明

百川
學海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
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
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
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
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
定中星析因夷隲驗之于人孳尾希革毛毼毼毛占
之于鳥獸東作南譌西成朔易應之于事終之以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
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爲

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
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
數篇解釋于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
宰司徒司空司馬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
之類皆周官也不韋不過改周司馬爲太尉耳蓋贊
傑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
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
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
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戴植

鼠璞

一季二十四氣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七十二候原平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于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管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

山堂

考索章俊卿
氣候分配論

管在帝堯立義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

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奏請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漢成帝春寒議順月令詔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漢儒入于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于曆，欲民知驗氣序，然其禽獸艸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况陳澹之注多謬說，而康成既遠，亦有譌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併將二十四

氣釋之于稿

七十二候
茲不詳載

又嘗解七十二候于天地類

矣其文載于管子淮南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
傳通解與今曆互有小異或文事意理殊引而譌未
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並行呂氏
春秋及曆迴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有與今之不同如
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鴛下有牡丹華王瓜
作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
下有木槿榮蟄蟲壞戶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藁郎瑛
七十二候解

月令問答

問何爲著月令說也曰予幼讀記以爲體大經同不
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
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
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
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
以爲本敦辭托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故
晝夜密勿成書旁貫五註叅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
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
所謂理約而達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蹟辨物庶

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便爲可覽也

問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似春秋也若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旣用古文于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叅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闊廢弛也

問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三月節

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小暑季夏節今文見于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于大小雪大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媒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

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于高禘之事
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
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

問七騶今作六騶何也曰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

騶

問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
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
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于三月何也
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滯礙矣孟秋

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城郭卽分爲三
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
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
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
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類皆如此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
以爲時味之宜不合于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
順五行者也所食獨略乎曰凡十二時之禽五時所
食者必家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

虎以下非食也春木勝土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
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勝金故食酉雞季
夏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
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故食牛也秋金勝木
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食犬冬水勝
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
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雖
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于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
傳五事之畜似近卜筮之術故略之不以爲章聊應